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八

貳臣傳

宋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吳延祚

李洪信

李洪義

李濤

張永德

侯益

陶穀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為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邱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奏為監察御史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為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直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贍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詔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

器也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城擾亂質匿民間物色得之喜甚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稱旨以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特命詳定是為刑統世宗不豫受顧命恭帝嗣位封蕭國公太祖北征為六師推戴自陳橋還府署質方就食閣中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流涕具言擁逼狀

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舉刃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  
須得天子太祖叱彥瓌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  
階受命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奏封皇弟泰寧軍節度  
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又言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  
密副使趙晉當授台司帝嘉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  
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  
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由是始廢  
坐論之禮乾德初帝將有事園丘以質為大禮使質與

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圖  
上之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為太子太傅卒贈中書令質  
每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  
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為述天子憂勤意然  
後遣之世宗初征淮南駐壽濠銳意攻取且議行幸揚  
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及再駕揚州因事怒質  
儀罪不測質入謁免冠叩頭泣下願寬儀罪世宗即赦  
儀質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身沒家無餘貲太

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  
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  
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子旻字  
貴參以父任累遷著作佐郎宋初為度支員外郎知開  
封縣太宗時領京尹數召與語頗器之遷知邕州兼水  
陸轉運使俗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淫祀割奉市藥  
給病者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會南漢知廣州  
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親

戰矢集於胸猶激勵將卒殊死戰及圍解創甚詔有司以肩輿載歸闕下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錢俶獻地以旻為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蠲其弊從之車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名為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貶房州司戶卒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為郡小吏從晉祖入洛掌



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漢祖即位擢為三司副使歷周為隨州刺史漢法諸州送牛革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鎧甲式令裁以輸民甚便之移商華潁三州皆有善政歷鄭州團練使宋初為宿州防禦使拜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溥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祕書郎周祖將兵討三叛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請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從之師還遷太常丞從周祖鎮鄴廣順初累

遷翰林學士三年加戶部侍郎改端明殿學士周祖疾革以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曰吾無憂矣世宗將親征澤潞溥贊成之凱還加兼禮部尚書世宗嘗從容問溥曰漢相李崧以蠟書與契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崧為大臣設有此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逢吉誣之耳世宗始悟詔贈其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為帥事平世宗因宴酌酒賜溥曰為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顯德六年參知樞密院事恭帝嗣位加右僕射

宋初進位司空罷參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  
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卒贈侍中諡文獻溥在相  
位祚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  
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  
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  
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見外戚傳貽孫字象賢  
官右司郎中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太祖嘗  
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

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  
婦人始拜而不跪晉問所出對云太和中有幽州從事  
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幼孤貧母為假黃縑製暑服  
仁浦年十三嘆曰為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  
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沉衣中  
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晉末隸樞密院為小史隨契丹  
北遷得脫歸杜重威欲留補牙職仁浦以重威降將不

願事之遂遁去漢祖起太原次鞏縣仁浦迎謁道左即

補舊職時周祖掌樞密遷兵房主事從鎮鄴隱帝密詔

郭崇害周祖李洪義以告周祖懼召仁浦入計仁浦曰

今詔始下外無知者莫若易詔以盡誅將士為名激其

怒心

按通鑑載周太祖召魏仁浦問計仁浦謂公握重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

之所能解云云不載更易詔書激怒諸將等語胡三省註為通鑑所書必本周實錄周臣為其君諱并為仁浦

緣飾故隱約其詞未足為據本傳所載與歐史周祖本紀同謹附識於此非徒自免亦可為

楊史雪冤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

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及即位以仁浦為樞密承旨周祖嘗問仁浦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檢簿視之仁浦曰臣能記之遂手疏於紙校簿無差廣順末劉崇寇晉州仁浦居母喪宅通宮城周祖步登寬仁門密遣小黃門召仁浦計事明日起復舊職周祖大漸謂世宗曰魏仁浦無遺違禁密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樞密使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魚樞密使世宗欲命仁浦為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  
世宗決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宋初進右僕射  
以疾再上表乞骸骨不許乾德初罷守本官開寶二年  
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  
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

惟陛下慎之從征太原遇疾道卒贈侍中諡宣懿仁浦  
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開封人

鄭元昭

通鑑作  
郭元昭

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遷解州刺史

仁浦婦翁李溫玉代之元昭不得專兩池利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即繫溫玉以變聞仁浦方為樞密院主事事連仁浦時周祖總樞務置不問顯德中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自安代歸至京師仁浦曾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幾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為也力保全之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



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子咸美咸熙咸信咸信尚  
永信公主授右衛將軍累遷忠武軍節度使加同平章  
事贈中書令

吳延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校  
廣順初授莊宅副使知懷州入為皇城使又權知鄆州  
即位遷內客省使尋拜宣徽北院使征劉崇為北面都  
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  
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延祚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

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塞鄭州原

武縣決河師還拜充樞密使

按周世宗本紀延祚權東京留守在顯德六年三月

是月即拜樞密使世宗三月北征至五月師還傳云師還始拜樞密與紀互異

恭帝即位加檢

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

李筠之變延祚白太祖曰潞城險且阻太行未易破也

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戰猶魚脫於淵

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延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

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大敗之討李重進又為東京留

守建隆二年以為雄武軍節度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  
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燕灸其腹遣中使王  
繼恩監視之卒贈侍中子元輔元載元範元辰元吉元  
慶元辰自有傳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少善騎射隸後唐  
明宗帳下後為捧聖軍小校潞王舉兵少帝東奔捧聖  
軍從行洪信預焉次衛州少帝與晉高祖遇因疑貳謀  
害晉祖時漢祖方護晉祖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晉初為

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鎮太原奏隸麾下從漢祖降  
鄴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乾祐中以羣  
小用事心懷憂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為鎮寧軍節度  
使尋從保義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為方鎮者不諳政務  
令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恃為朝選  
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即召馬步軍都校聶召等十餘  
人誣以謀逆悉殺之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  
妄殺內不自安周祖猶以漢太后故移鎮京兆本城兵

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為辭取數百人去  
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即請入朝  
懇辭藩鎮拜左武衛上將軍宋乾德五年改左驍衛上  
將軍開寶五年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開  
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隱帝誅楊  
邠史弘肇等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澶州遣供  
奉官孟業齎密詔令洪義殺之又令護聖都指揮使郭

崇等害周祖於鄴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遽  
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於周祖周祖起兵少帝又  
詔洪義扼河橋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廣  
順初拜歸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尋改安  
州世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青州六年遷京兆尹永興軍  
節度使宋初加兼中書令移鄜州乾德五年代歸卒贈  
太師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世孫祖

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梁太祖之篡也元以宗室懼禍  
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濤從父兄郁仕梁  
為閤門使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  
令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累遷起居舍人晉天福初  
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幸大梁張從賞以盟津  
叛張全義子繼祚實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濤上疏言全  
義當巢蔡之後手披荊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  
之乞止罪繼祚妻子從之嘗奉詔為宋州括田使前雄

州刺史袁正辭齎束帛遺濤以田園為託濤表其事晉

祖嘉之歷刑部郎中伏闕爭張彥澤殺張式事語在彥

澤傳

按宋史叙濤爭張彥澤事與五代史畧同今從通史例不複載

漢高祖入汴以為

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

之二帥不協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

即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隱帝即位楊邠周

祖共掌機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鄴等中外爭

權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於太



后太后召邠等論之反為所搆免歸及周祖舉兵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周初起為太子賓客歷刑部戶部二尚書恭帝即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勲董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勲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杖丁夫七十人皆刎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勲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為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

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許州濤卒贈右僕射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父穎晉安州防禦使永德  
生四歲母馬氏被出事繼母劉氏以孝聞周祖初為侍  
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即晉國公主也

按蘇轍龍川別志載

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陂葛  
陂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于市傭力  
以食父老憐之釀酒肉衣服相配為夫婦及太祖至市  
人聚觀女子于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太祖聞之使前問  
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  
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俱攜之軍中奏補俱奉  
官即永德也云云語近  
說家故史家勿取也

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

潞州聞有密詔授潞帥常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  
非泣殺永德耶永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願且以永  
德屬吏事成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故免周  
祖即位授永德左衛將軍累遷殿前都指揮使從世宗  
征劉崇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  
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厲兵分進大捷及駐上黨世宗  
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之戰主將殊不用命吾欲  
盡棄軍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

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

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永德與符彥卿史

彥超北控忻口斷契丹援契丹兵至彥超戰沒永德繼

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

按通鑑載符彥卿等與契丹戰于忻口史彥超為前鋒李筠等

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戰沒筠等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遂退保忻州是敗契丹兵于彥

超未沒之前傳書于彥超既沒之後與通鑑互異

領武信軍節度使徙領義成

永德父穎為隸人曹澄等所害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

請自效許之大敗劉仁贍於壽春世宗至壽州城下仁

瞻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求援師詔賜永德俾甘心焉  
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頗嚴整  
壘西有高隴永德選勁弓強弩伏其旁太祖麾兵直攻  
第一砦陽不勝淮人空砦出關永德亟登隴發伏馳據  
之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  
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為吳人所逼欲退師遣永德率  
師援之敗泗州軍於曲溪堰俄屯下蔡永德敗吳樓船  
師又敗其衆於淮北岸擢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

領鎮寧軍節度使五年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使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易取也請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乃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帝然之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

豪橫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於法進詣闕誣永德圖不軌太祖命曹翰察之無他翰以進授永德永德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衛上將軍六年封鄧國公端拱元年為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淳化二年徙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報遼兵寇州境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

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坐令  
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罷為左衛上將軍真宗  
即位進衛國公三年卒贈中書令永德出母後適安邑  
劉祚永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  
劉並居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  
愈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曰後當相遇於彼及永德屯  
下蔡方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遽召之乃睢陽書生  
也夜宿帳中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



十年睢陽書生常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  
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助之故  
盡太祖朝恩渥不替

侯益汾州平遙人以拳勇為太原卒從莊宗攻大名先  
登擢馬前直副兵馬使以功累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  
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諸軍推戴  
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面縛請罪  
明宗曰爾盡忠節有何罪改本直左廂都校契丹來援

王都益擊破之唐河北授寧州刺史入為羽林軍五十  
指揮都校時夏帥李仁福卒子彛超擅命自立命益帥  
師討之明宗不豫遽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  
為西面行營都虞侯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  
怒出為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擊破之晉初  
召為奉國都校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  
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  
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大敗其衆從賓乘馬溺水

死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充鄴都行營都虞侯會延光以  
城降移鎮潞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功遷武寧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仍賜門戟改鄉里為將相鄉勲賢里  
明年徙鎮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叛  
投蜀請為先鋒下秦成諸州益懼請援於朝又潛遺書  
蜀將以達誠意帝聞而疑之徙為河中尹護國軍節  
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  
丹授以鳳翔節度使漢祖即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常受

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為備益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齋書招益復遣益故吏綿州刺史吳崇憚厚遺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以川兵數萬出大散關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并授旨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師破蜀軍益懼即謀入朝會聞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未決益即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

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輩言景崇橫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魯國公

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七十口在城中悉為景崇

所害周祖起兵隱帝遣益與慕容彥超及張彥超閭進

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陂

五代史  
隱帝紀

作劉  
子陂

軍不利益見士卒無關志又占候不祥乃與焦繼

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國公改太

子太師顯德元年以本官致仕歸洛太祖即位遣賜器

幣歲一來朝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  
下班三年卒贈中書令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父渙  
夷州刺史為邠帥楊崇本所害穀幼隨母柳氏育崇本  
家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常以書

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為相同奏為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  
知制誥晉祖廢翰林學士穀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言

多委愜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穀性急率與交帥安審  
信杯酒相失為審信所劾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西臺  
斷獄淹滯吏因緣為姦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拜中  
書舍人契丹主北歸脅令從行穀衣褐為行者匿僧舍  
中以免遂歸漢為給事中乾祐中奏罷常參官轉對李  
崧為蘇逢吉所惡懼移病不出穀每於稠人中誣之崧  
聞歎曰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族子昉嘗詣穀  
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

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按李崧為蘇逢吉所隔事在後漢中非石晉時也宋史原文在興元

帥安審信相先句上前後制置今移改

入周為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

戶部侍郎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

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

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加

承旨進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

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已嘗附宰相趙

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穀再為南郊



禮儀使法物制度多所定嘗屬其子郤于考官奚嶼郤  
書不通以合格聞事發奪奉兩月後累加刑部戶部尚  
書開寶三年卒贈右僕射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  
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言  
頭骨當戴貂蟬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按陶穀仕周  
位雖不顯其

袖出禪詔希圖大用蓋志實不可問今並列  
於宋成臣傳求春秋之法義無可逃云爾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九

貳臣傳

遼四

趙延壽

子贊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邴令僭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僭其裨將趙德鈞獲延壽養為子德鈞為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明宗以女妻延壽及即位封

女為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出為宣武軍  
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為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  
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往討敗保晉安寨延壽從德鈞  
往救屯團柏谷口按兵不戰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  
軍節度使不從延壽乃詐云德鈞遣使致書北國為唐  
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太宗云  
若立已為帝請約為兄弟之國即以兵南平洛陽時太  
宗以已許晉却之及晉安已破兵至團柏谷德鈞父子

先遁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

按趙延壽冀圖自立其外降謀篡情事通

鑑及契丹國志紀載甚詳遼史本傳失載今據二書參輯

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為幽

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為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

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由是益竭力圖報

會同初加政事令晉人之背盟也延壽覲代晉屢說太

宗擊之太宗曰得之當立汝為帝太宗親征延壽為先

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

按遼太宗本紀載下貝州事在

會同七年延壽為魏博節度使亦在是時契丹國志又作八年事與傳互異

敗晉軍於南樂

次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逆戰又破之至頤丘  
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  
若徑入澶州奪其橋則晉不足平帝然之適晉軍先歸  
澶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帝親督騎士突  
其陣敵遂潰師還留延壽徇貝冀深三州八年再伐晉  
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  
延壽紿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  
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潯沱河據中

渡橋與晉軍力戰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留延壽  
與耶律雙寬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遂以衆降  
帝喜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太宗克汴殊無  
意立延壽延壽怏怏因李崧求為皇太子上曰吾於魏  
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子魏王豈得為  
也詔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  
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塗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宗道崩延壽憾帝負約謂人曰我不復

入龍沙矣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世宗錮

之後二年卒

按世宗執延壽事本傳亦失載今據通鑑及契丹國志增輯

子贊字元輔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特賜童子及第延壽出鎮宣武軍奏署牙內都校及延壽降契丹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契丹來取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丹既滅晉以贊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鎮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徙鎮晉昌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宣奉表歸

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贊出鎮從為上  
介至是語贊曰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  
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  
聽納請入朝為公申理贊即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  
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  
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  
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  
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穽吾忍不容



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授左驍衛上將軍周太祖  
即位為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贊率  
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為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  
宗歸京師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  
戰多不利贊獨持重未嘗挫衄又獨以所部襲破吳驍  
將魯公綰軍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濠  
人謀焚其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強弩亂發殺獲甚衆  
世宗移兵趨濠贊親攻城矢集於冑猶力戰遂拔其羊

馬城又以所部兵巡撫滁和間破吳人於石潭橋淮南  
平以功授保信軍節度使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  
檢校太師累鎮忠正軍建雄軍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  
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  
虞候車駕薄城下贊扼其西偏并人乘晦日突門潛犯  
贊壘贊率衆擊退之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傅  
之四年改鎮鄜州太宗即位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  
卒贈侍中

按趙贊為延壽子延壽終於遼贊終於宋兩  
史各自列傳故臨文多異辭延壽以唐外戚

官樞密身事二朝贊歷事五姓父既乞養禍心子實不能幹盡今依史例附入廷壽傳後蓋迹雖異而其為貳也則一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

貳臣傳

金五

左企弓

子泌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

耶律懷義

蕭仲恭

蕭仲宣

張中孚

張仲彥

左企弓字君財薊人第進士為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弼

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寃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奉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為自容計因陳守備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遼主聞金已

克中京將西幸避之企弓諫不聽乃自鴛鴦灤亡保陰  
山秦晉國王耶律聶呼自立於燕廢遼主為湘陰王改  
元德興奎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  
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  
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  
密院事蕭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太祖至居庸關蕭妃  
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等送款太祖徑至城下高六  
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

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企弓守太傅  
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  
公弼同中書門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事簽中書

省封陳國公遠致仕宰相張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

子弟來上降表

按琳既爲老家居降表不可以已乎是  
貳臣之尤可鄙者史於企弓傳附見深

爲得之

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畧曰君

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

密院於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

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於栗林下張覺使人俱殺之企弓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太師濟國公子泌瀛洲泌字長源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旣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為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仇人在平州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厯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累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卒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累遷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者仲文獨出錢之或指以為黨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為中書舍人討平白霄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為翰林侍講學士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政累遷樞密副都承旨權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

為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復出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諡文莊天會七年贈太保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家於燕之宛平第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出為寧遠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擊之獄公弼上書朝廷釋之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為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於川州大盜侯概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

耶律懷義遼宗室子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  
已取西京遼主謀奔夏懷義諫不聽乃竊取遼主廐馬  
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魯經畧西方懷義領穆  
昆從軍天會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易置新降諸部乃擇  
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八多匱乏自  
是衣食歲滋畜牧蕃息從宗翰伐宋進攻太原河東陝  
西路兵來救劉光世折可求柵於文水西山懷義分兵  
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羅索取汾州及其屬邑所至皆

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鄧濮大名東平徐兗諸州府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改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為太原尹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廉給之明年再請老得謝給俸廉之半海陵即位封漆水郡王進封莘王又進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卒

蕭仲恭祖托卜嘉仕遼為樞密使封蘭陵郡王父特默  
為中書令尚主仲恭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戚子弟  
別為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為班使遼帝西奔仲恭為  
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和洛達巴大軍奄至倉卒走仲  
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  
我為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主傷之命弟仲宣留  
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  
并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以稍憩凡六日乃

至天德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  
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伊都皆有  
仁國之感而伊都為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  
丸書令仲恭致伊都使為內應仲恭素無反覆志但恐  
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於是  
再舉代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  
以反罪誅仲恭衛禁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  
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拜平章政事封濟王詔葬

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  
左丞相入為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  
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薨諡貞簡正隆例降王  
爵改鄭國公

仲宣仲恭弟五歲遙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遼主西  
奔為護衛太保遼主命留侍其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  
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從睿宗  
南伐皇統二年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

四鎮節度使為政平易更不敢為姦賄賂禁絕奴婢入  
郡人莫識其面民皆德之正隆二年卒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  
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達  
戰歿中孚獨率步曲十餘人入大軍中得其屍還累官  
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  
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  
中孚降睿宗以為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



畧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為鄉軍中  
孚以為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若遽  
紛更人必逃徙竟執不行天眷初為陝西諸路節制使  
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  
詔尚書省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  
書遷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  
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為濟南尹封  
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加贈鄧王正隆例降

封崇公進原國公

中彥字才甫中孚弟以父任仕宋為涇原副將知順德  
軍事睿宗經畧陝西中彥降累除彰武軍承宣使本路  
兵馬都總管秦鳳平鎮興元尹撫輯新附為經畧使改  
涇原路經畧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地賜宋與  
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  
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  
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為靜難軍節度使累改彰德

軍節度使正陽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  
山巨木最多而阻絕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  
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  
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令其役海陵將伐宋召赴關  
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使先取散關俟後命世宗即  
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  
將感悟受詔尋召入朝封宗國公進吏部尚書上疏曰  
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

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踰年  
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糾紛  
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為盜者悉論如法帥府  
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  
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起為臨洮尹兼熙秦  
路兵馬都總管華州劉海搆亂既敗籍民之從亂者數  
千人中彥惟論為首者戮之西羌吹濟雅密藏隆普滂  
巴四族恃險不服詔中彥方畧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

非中彥自行不可即至積石達南寺酋長四人來與之  
約降事定賞而遣之後加儀同三司卒

欽定續通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一

貳臣傳

元 六

汪世顯

張柔

劉整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州人系出翁觀族仕金屢立戰

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

按虞集勲德錄云鞏昌汪氏統

部縣數十勝兵數萬號便宜總都統

金亡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

皇子庫騰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為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闔城軍民是以降承制仍舊官即從南征斷嘉陵擒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宋將亦潛兵相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殺數十人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普軍敗萌來將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畧嘉定峨眉

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緣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破之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獲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引歸觀太宗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皇子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曰顧臨敵何如無庸誇辭為軍薄成都隆之戰屢却堅壁不出其部曲田



顯約夜降

宋史陳隆之傳作田世顯

隆之覺之世顯曰事急矣亟梯

城入救顯與從者七十餘人俱出遂斬隆之世顯復簡

精銳五百人援漢州

按宋史陳隆之傳世顯繼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降隆之呼詣守

臣母降乃見殺元史本傳斬隆之後始擒漢州與宋史異

累功拜便宜都總帥秦鞏

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未幾卒中統三年追封隴西

公諡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子七人忠臣德臣直

臣良臣翰臣佐臣清臣佐臣歿於王事德臣良臣自有

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少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  
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以自衛  
盜不敢犯中都經畧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累遷  
青州防禦使加昭毅大將軍兼雄州管内觀察使權元  
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瑀  
遣使修好柔拒之卒為復讎適道潤麾下何伯祥得道  
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畧使事事聞詔為中  
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畧使行元帥事

按金宣宗  
本紀及靖

安民張甫傳載苗道潤死行省承制以李奇嚆權中都  
路經畧使張甫與柔為副未幾道潤部下請以安民代  
領其衆乃以雄霸以東付奇嚆易州以西付安民治之  
興定四年安民方為其下所殺據此則道潤死後其衆  
乃奇嚆安民分領柔時未為經畧且道潤死在興定二  
年安民被害在四年亦非事聞即授也與傳不合

太祖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蹶被執  
遂降太祖命為河北都元帥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  
諸州次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出奇兵  
大破之乘勝下完州於是祁陽曲陽諸城寨皆降既而  
中山叛柔引兵圍之戰於新樂流矢中領折二齒柔拔

矢以戰遂援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為  
流矢所中不為動開門突擊仙敗走畧地至鼓城單騎  
入城喻以禍福遂降之進克深澤寧晉安平平棘藁城  
無極樂城諸縣闢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  
諸城寨相繼降附一月間凡與仙戰捷十有七以功授  
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巴圖爾燕帥展齊台數凌柔  
柔不為下乃譖於中都行臺言柔握兵柄威震河朔復  
必難制行臺遂幽柔土室展齊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

騎明日將殺之展齊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畧使  
固安王子昌善戰柔出其不意生擒之遣將分畧郡邑  
璽書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降李  
全於益都丁亥移鎮保州保數被兵火柔為經畫盡善  
民賴以安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  
矣寧無冤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汴柔軍  
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單騎陷陣金人莫能支金  
主自黃陵岡渡河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睢

陽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金寶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  
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汝  
南汝南恃柴潭為阻會宋孟珙以兵糧來會珙決其南  
潭水涸抵其外郭金人懼啟南門死戰柔以步卒二千  
餘突其陣遣張信據其內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入朝  
太宗歷數其功班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  
從皇子克楚伐宋詔屯兵曹武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  
部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若與大軍俱進不聽

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  
騎皆失色柔軍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  
緣山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進趣黃州破三山寨攻其  
東門矢石雨注軍少却柔率死士十餘奮戈大呼所向  
仆踣執俘而還米師懼請和乃還大帥察罕攻滁州柔  
以二百騎往時廬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柔且戰  
且前至滁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既陣宋  
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撻擊墮地宋將

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聞柔得還裏瘡復  
戰夜焚城東南隅柔先登援之詔以本官節制河南諸  
翼兵馬征行事庚子詔柔會八萬戶兵伐宋柔率師自  
五河口濟淮畧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  
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  
而為三杞居其中潭宋兵恃舟楫之利駐毫泗犯汴洛  
以擾河南柔即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  
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



又敗宋師於泗州帝帳下吏瓜爾佳顯祖得罪亡走上  
變誣柔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得  
釋憲宗即位移鎮亳州甃城壁為橋梁屬汴堤以通商  
賈復建孔子廟尋從世祖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  
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不下柔令何伯祥作鷲車洞  
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隅屢破之會憲宗凶  
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俟後命城白鹿  
磯為久駐計世祖即位詔班師阿里克布克反世祖北

征詔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入質柔獻金  
寶錄於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弘畧襲職至  
元三年復命判行工部事城大都進封蔡國公卒贈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  
王諡忠武子十一人弘範自有傳

劉整字武仲鄧州穰城人沉毅有智畧金亂入宋隸荆  
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  
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

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以俞興與整有隙使制置四川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搆之整遣使訴臨安不得達乃謀款附中統二年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祖嘉其來投夔府行省兼安撫使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敗之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為圖宋計三年入朝授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列候整功將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

川乃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三年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四年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効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決矣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偕都元帥阿珠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率兵五萬鈇畧沿江諸郡築寶心臺於漢水中流上置

弩砲下為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授宋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鎗襄陽衣甲邀擊斬順進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加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昧於天命害及生靈非仁者而又齷齪不能戰為勇者羞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九年破樊城外郭謀知文

煥將遣張貴出城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  
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  
走硯知之傍岸藝草牛如畫整與阿珠麾戰艦轉戰五  
十里擒貴於樞門關盡殲其衆宋授整為盧龍軍節度  
使封燕王使永寧僧持告身金印牙符送整所期以間  
整永寧令得之間於朝敕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  
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詔令  
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

顧為此小數何益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脣齒宜  
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令  
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鶻砲擊之焚其  
柵遂破樊城屠之遣人入襄陽論文煥乃以城降整入  
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  
長江必非宋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  
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進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  
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於大人洲詔整別將兵出淮

南整銳欲渡江丞相已延止之及聞已延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死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諡武敏子垣埏均垓垓官至都元帥

按張彖以金都帥降元佐元臧金劉整以宋宣撫使降元

屢立戰功至以不與臧宋發憤死委身二朝甘心反噬必欲覆其國以為快是何心哉既失臣節復為禍首乃貳臣中之尤甚者也

明

危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少通五經遊吳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遷翰林編修累官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尚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昺珠總西方兵毋迎帝師悞軍事用布延布哈為參政經畧江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參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

為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素為人所直  
數有建白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  
之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進講陳民間  
疾苦詔為發錢粟賑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往廉問  
假便宜發楮幣賑維揚京口饑明師將抵燕淮王特穆  
爾布哈監國復起為承旨素甫至明師入乃趨所居報  
恩寺入井寺僧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  
史也素遂止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

亡之故且詔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生失朝被劾罷

歲餘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素居弘文館一日帝御東

閣聞履聲帝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

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

按明太祖云云素在是時太祖已輕之矣明史本傳不載

此語今據明史紀事本末會御史王著等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

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

欽定續通志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五

五

侍講學士<sub>臣</sub>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二

姦臣傳

臣等謹案唐以前各史於權奸之臣統歸列傳通志因之自新唐書始分許敬宗諸人別為姦臣傳凡蠹國竊權傾轅階亂之蹟並以次臚序厥後宋遼元史各有姦臣傳使人曉然於奸慝之徒不獨身罹禍譴敗不旋踵即千秋萬世不免斧鉞之誅

允足以儆官邪而垂炯戒揆諸史裁釐然有當今  
並仍各史與逆臣叛臣各為類傳至五代史金史  
無姦臣傳其一二大慙已列入叛逆此從其闕焉

唐一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希烈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

舊唐書

作禮部侍郎

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調淮陽書佐俄

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為宇文化及所殺敬宗  
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  
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  
史喜謂所新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  
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敬宗  
見而大笑被劾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國史以  
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  
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要

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  
破賊命草詔馬前以詞藻見賞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  
承乾廢官屬皆除名敬宗表言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  
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令一槩被罪疑  
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  
敬宗饗沓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被劾下除  
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  
切諫敬宗與李義府陰揣帝旨贊成之王后廢敬宗請



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頃拜  
侍中兼修國史爵郡公進中書令敬宗以立后有助力  
欲倚后以固寵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  
王長孫無忌上官儀威寵熾灼當時莫與亢改右相辭  
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  
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初高祖太宗實錄  
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掌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  
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

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彞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

孫

舊書大唐新語並作敬德子寶琳孫女

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

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静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從討高麗賊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其虛美隱惡類如此敬宗貪淫僭侈至造連樓置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以為繼室假姓虞子昂丞之敬宗

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  
帝為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  
常議謚博士袁師古曰敬宗棄子荒徼嫁女墜落當謚  
曰繆其孫彥伯訴師古有嫌詔更議太常博士王福時  
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醜繆况敬宗忠孝兩棄  
飲食男女之累又過之乎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  
謚曰恭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末年文筆多彥伯為  
之又納婢諧奏流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為射洪丞因家永泰貞觀中  
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  
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  
為太子除舍人宗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  
顯常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  
害必彰義府方諛事太子而文若謹直者太子表之優  
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  
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用許敬

宗甥舍人王德儉計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武昭儀帝  
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武后已立義府與  
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  
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  
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而陰賊褊忌忤意者皆  
中傷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李貓永徽六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按新書紀表皆作參  
知政事與本傳異

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為侯洛州女子淳于

氏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寺丞畢正義出之納以  
為妾大理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等鞠治  
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極  
陳其惡帝陰德義府貸不問貶義方萊州司戶未幾進  
義府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  
公詔造私第諸子雖祿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為黃門  
侍郎義府纔典儀及是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  
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為所誣帝兩黜之正

倫為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明年召為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為司列太常  
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三原牛車輸  
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贈遺  
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並窮極僭侈而會葬車騎祖奠  
供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殷王出閣又兼府長  
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  
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行給事中崇德引與同譜既謫

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於  
獄初貞觀中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天下允其議於是州  
藏副本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  
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等定其書以仕唐  
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  
更號姓氏錄奏悉收前志燒絕之既主選無品鑒才惟  
賄是利人多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帝  
頗知其罪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



失可少易之義府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  
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誓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  
悅會術者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第有獄氣發積  
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哀索殊急居母喪朔望  
給告輒微服與元紀出野憑高窺覷災青衆疑其有異  
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索錢七十萬為授司津監右金  
吾倉曹參軍楊行穎曰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  
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舊州子津流振州

洽洋及壻柳元貞並流延州朝野相賀乾封元年大赦  
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此  
死内外乃安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帥  
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后改國號曰周賜皇帝  
姓武氏據通鑑增輯后說擢給事中於是百官宗室百姓合

釋道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后乃黜唐稱周廢  
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閱三月進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期年中歷衣青綠朱紫人號  
四時仕宦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為其所  
告下獄自殺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殺六道使  
後卒用其言而萬國俊等出天下被其酷矣

李林甫小字哥奴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  
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為  
姻家而乾曜子瓘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  
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耶授以諭德累擢國子

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厯刑吏二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卒林甫覲代為相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林甫聞便為休請按舊書作方草詔時力士漏言於裴光廷妻武氏武氏與林甫私乃令林甫白休休既相甚德林甫云云所載與此互異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初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

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  
惠妃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各以母失職有怨望  
語駙馬都尉楊洄尚惠妃女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  
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帝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  
子亦指斥至尊帝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  
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為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  
一旦以無根之語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  
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  
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  
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入奏帝為  
之動容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而林甫阿附惠妃  
日夜短九齡於帝帝浸疎之

據通鑑  
增輯

始九齡繇文學進

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帝欲進朔方節度  
使牛仙客實對九齡要林甫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  
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仙客見帝

泣且辭帝滋欲賞之九齡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  
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  
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於是林甫進兼  
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  
言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  
賀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  
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

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  
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  
有鄰與壻柳勣不協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  
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  
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嗾濟陽別駕魏  
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  
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  
得與外人通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



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稷則莫若  
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  
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基  
言故飛語不得入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  
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  
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必先餉遺左右  
審伺微旨故天子動靜必得性陰害忍誅殺面柔若可  
親而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必被罪附

離者雖厮役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雷嘗召賓客皆畏林甫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喜而出即其家碎矣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

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以為野無留才俄兼隴  
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實  
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  
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於時有以材譽  
聞者林甫皆能得天子抑遠之故獨專恩寵凡御府所  
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  
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  
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

甫他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  
聲伎侍姬盈房自以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  
騶騎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所居重闕複壁一夕再徙  
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  
空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  
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舉安思順以自代  
初楊國忠登朝林甫薄其材不之忌又以貴妃故善之  
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

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言遣之鎮欲離間之  
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  
懣是時已屬疾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輦從病益劇俄而  
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  
護柩還京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  
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  
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  
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

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  
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  
杜爾契必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  
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  
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皆自節  
度使入相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遷勞且大任欲杜其  
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文吏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蕃  
將彼生長行陣天性然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

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  
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  
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國忠素銜林  
甫及未募陰諷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告林甫與阿布思  
約為父子同構逆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  
甫厭呪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  
珠金紫更以小槨用庶人禮葬之諸子萼嶼岫等悉徙  
嶺南黔中籍其家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

林甫楊國忠王鉞子孫不原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留  
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冲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  
常進講禁中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  
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  
侍郎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穎侯李林甫顯朝以希  
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引與共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



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  
右馬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即薦韋見素代相罷希烈為  
太子太師希烈失職頗怏怏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  
珣等皆相賊後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於家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二